

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

庞大鹏

【内容提要】 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适逢苏联解体二十五周年。“普京主义”、“后克里米亚共识”和“危机源自国外”是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背景的核心要素，可以确保新选举周期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不会出现大的意外。从深层次看，本次选举折射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稳定与发展之间的战略权衡。“统一俄罗斯”党的议会宪法多数席位既为普京全面规划 2018 年总统大选前的内外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普京在高民意聚集的前提下面临必须实现快速发展的巨大政治压力。稳定是基础，但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稳定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

【关键词】 俄罗斯 政治稳定 国家杜马选举 “普京主义” “后克里米亚共识”

【作者简介】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国家杜马选举历来是俄罗斯政治研究中的指标性事件。2016 年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除了具有常态性应用研究价值之外，还具备俄罗斯问题基础研究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2016 年恰逢苏联解体二十五年，俄罗斯的转型与发展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可以从长历史时段的视角总结俄罗斯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探求相互关联且具有某种共性的内在逻辑。

一 杜马选举与政治稳定

2015 年 9 月 2 日，根据 2014 年通过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规定，俄罗斯

^{*} 感谢匿名审稿人审阅本文，文中疏漏之责由作者承担。

中央选举委员颁布了关于 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的两项法律^①。这标志着俄罗斯新一轮选举周期开始了。普京团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在 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中继续维持一党主导的地位，保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选举前在司法部登记的政党数目为 77 个，其中 75 个政党宣布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经俄罗斯中央选举会确认，共有 14 个政党获准参选。2016 年 9 月 18 日，俄罗斯举行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根据 2014 年通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第 3 款规定，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采取混合选举制，产生 450 席杜马议员，其中 225 席由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另外 225 席由单一选区多数选举制产生^②。

首先看全联邦区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结果。只有获得 5% 得票率以上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由比例代表制决定的 225 席。根据 2016 年 9 月 23 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最终统计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 54.2%，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 13.34%，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得票率 13.14%，“公正俄罗斯”党得票率 6.22%。其他政党未能跨过 5% 的资格线。

其次看单一选区多数选举制选举结果。由 225 个单一选区选举产生的席位中，“统一俄罗斯”党赢得 203 席，俄罗斯共产党获 7 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 5 席，“公正俄罗斯”党获 7 席。此外，祖国党和公民纲领党以及一名自我提名的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各获得单一选区一个议席。

综合统计两种方式的选举结果，新一届国家杜马席位分配为：“统一俄罗斯”党获得新一届杜马 343 个议席（上届 238 席），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分获 42 个、39 个和 23 个议席（上届分别为 92 席、56 席、65 席）^③。

第一，“统一俄罗斯”党在政党比例代表选举中的大胜出乎意料。选前各种评论和分析对于该党获国家杜马宪法多数席位并无异议，毕竟该党在单一选区占据明显优势。焦点集中在该党全联邦区政党比例代表制的选举预测上。在选前最后一次公布的民调中，“统一俄罗斯”党并不被看好。民调显示，该党在全联邦

^① О схеме одномандат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округов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выборов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cikrf.ru/law/decreec_of_cec/2015/09/02/304-1740-6.html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02.2014 г. № 20 - ФЗ,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8146/page/1>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И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выборов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думы. <https://rg.ru/2016/09/24/postanovlenie-dok.html>

区选举中仅有41%的支持率^①。但是，最终选举结果显示，该党在政党比例代表选举中的得票率大大高出选前民调，而且该党还创造了建党以来参加历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最佳成绩。

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与俄罗斯共产党势均力敌。这突破了自由民主党稳居议会第三大党的政治形象。自由民主党在1993年第一届杜马选举时曾异军突起，斩获议会大党地位，自此之后，得票率始终徘徊在10%左右，但是，在此次选举的选前民调、选举投票以及选后计票的整个过程中，该党始终紧紧咬住俄罗斯共产党，选举结果实际与俄共势均力敌。

第三，单一选区选举未出现任何意外。“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此前称全俄人民阵线）蓄力五年，功不可没。选前“统一俄罗斯”党让出了19个单一选区，最终赢得203个单一选区。这既确保了在单一选区的绝对优势，又给了小党参政的机会，尤其是四党以外的小党赢得个别席位：祖国党领导人茹拉夫廖夫、公民纲领党的领军人物沙伊胡特季诺夫各获得1席。实际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兹尼克独立参选获得1席。

第四，投票率创历史最低。此次选举投票率仅为47.88%，比上届选举剧减13%。2006年12月6日，普京在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前曾经签署《取消任何选举中的最低投票率限制》的法律修正案。这个法律规定在此次选举中第一次派上用场。如果没有这个规定，此次选举未过选民多数的事实将造成选举无效。投票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政治竞争性，社会政治冷漠情绪加重。俄罗斯目前有2700万18至30岁人口，占俄罗斯投票人口的20%，却是参与投票率最低的群体。对政治缺乏兴趣是目前俄罗斯年轻人的特点，在2011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俄罗斯年轻人已经逐渐适应了现行体制并改变了态度^②。二是此次选举技术环节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公开透明，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很难作弊。这从北高加索地区比较正常的投票率可见一斑。另外，有很多评论也指出，9月份恰逢俄罗斯放假和农忙时节，对投票率也有一定影响。

第五，其他党派与进入新一届杜马的四党差距明显。其他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基本维持在1%得票率左右，选前在对国家杜马的准入门槛方面，有政治力

^① Александра Белуза, Глаз народа – Социологи замерили рейтинги партий перед выборами. <https://rg.ru/2016/09/09/sociologi-zamerili-rejtingi-partij-pred-vyborami-v-gosdumu.html>

^② Пилар Бонет, Молодые россияне – от протеста к адаптации. <http://inosmi.ru/social/20160919/237882747.html>

量曾提出：从原来 7% 门槛降至 5% 还不够，应该降到 3%。此次选举结果证明，其他党派政治力量薄弱，甚至都未过 1% 的得票率。从这个角度看，2011 年以来的政党制度改革表面上增强了政治竞争性，实际上反而实现了更加严密的控制。

总之，“统一俄罗斯”党延续了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该党自 2011 年以来，通过清党、党内领导机构差额选举、党内预选等方式加强了党内部建设。俄罗斯人口 2010 年最近一次普查时是 1.42 亿，“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一次党员人数统计是 211 万余人^①，占人口总数接近 1.5%，发展迅猛。从政权党的地位和效率可以判断出政权内部的情况。从现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普京政权的稳固程度。

2016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实现了普京政权保持俄罗斯政治稳定的目标。未来五年，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将更能有效地配合政府，推行内外政策。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也将直接影响普京对于总统选举的政治布局，对普京未来两年内的国家治理，乃至为 2018 年总统大选的排兵布阵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 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苏联解体二十五年来，按照政治主导力量可以划分为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普京时代形成了内在逻辑清晰一致的治国理念和举措，被称为“普京主义”，内涵是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和俄罗斯外交的聚合性。“普京主义”与俄国历史上业已形成的治理传统与路径一脉相承，在当前俄罗斯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也较好地实现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在 2011 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虽然“统一俄罗斯”党以 238 席取得了在国家杜马的相对多数席位，但是毕竟未能取得宪法绝对多数席位，不过这对于普京政权的触动不可谓不大，否则梅德韦杰夫不会在当年 12 月的国情咨文中马上宣布一系列涉及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举措。

正是基于上届国家杜马选举前后的政治局面，普京对于 2012 年再次执政以来的政治生态治理目标非常明确：确保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首要含义被认为是

^① " Очередной год провалов и нереализованных обещаний " . Обзор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в жизни партии "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 в 2013 году. <https://kprf.ru/opponents/er/127085.html>

政权体系的稳定。普京采取的政治举措概括起来是三点：第一，严格管控反对派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公共空间开展组织和动员活动。第二，严格控制俄罗斯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反对派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向普京政权发难。第三，有针对性地采取政治举措以确保“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普京政权牢牢掌控住政治局势，反对派更加式微。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2015年的地方选举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这次地方选举中，有16个政党的98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在21个联邦主体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平均每个地方有5名候选人参选。有39个政党参与竞选了11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议员。“统一俄罗斯”党依然大获全胜。

可以说，现政权吸取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的教训，未雨绸缪，为“统一俄罗斯”党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奠定了基础。“统一俄罗斯”党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前民调支持率并不高，徘徊在45%左右，甚至更低。选前俄罗斯国内外很多评论指出，该党获得像2011年选举那样相对多数没有任何问题，甚至由于单一选区“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存在，最终获得宪法绝对多数席位也没有问题，但是该党在全联邦区的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中难以超过半数支持率。最终选举结果却大大超过选前预期。

“普京主义”确保选举没有大的意外，“统一俄罗斯”党超出了该党参加前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平均得票率^①。如果说此次选举有一些“波动”，那么“统一俄罗斯”党54.2%的得票率以及最终获得该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以来最高的343席属于较大“波动”。这是该党历史上也是国家杜马历史上最高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京政权对于单一选区选举超前的政治设计和运作，也与国家杜马选举的复杂计票程序和超低投票率有关。除了政治设计以外，这里想强调的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对于此次选举的重要意义。

俄罗斯52%左右的联邦预算收入来自油气出口，随着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在诸如医疗、教育、提高工资等民生方面的投入相应减少，公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减少，普京在2012年总统竞选时的诸多承诺难以兑现。按照一般的认识逻辑，普京的民意支持度应该下滑，但是，俄罗斯社会反而出现了“后克里米亚共识”，普京民意支持率达到80%以上的高位。2015年下

^① “统一俄罗斯”党参加了2003、2007和2011年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得票率分别为37.57%、64.3%、49.32%，平均得票率为50.4%。

半年俄罗斯空袭叙利亚后，普京支持率甚至一度冲高到 90%。安全是俄国家观念中的硬道理，而领土又是俄罗斯安全之本。普京 2014 年收回克里米亚，2015 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其举措符合俄罗斯国民心态和社会情绪的根本点。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这些体制内的反对派也是“后克里米亚共识”的主干政治力量^①。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成为政治稳定的人质。在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眼中，在接纳克里米亚之前，能取代普京的人选并不存在。即便是在 2011 年底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时候，也没能出现一个能取代普京的政治家，统一的反对派领导人也没出现。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是加强国家政权、法制与秩序，是俄实现强国目标的首要保证，是民众的普遍要求。2012 年普京新任期刚开始时就表示，未来几年对于俄罗斯和全世界而言都具有决定性甚至转折性意义，全球正在步入大变革甚至是大动荡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和阶段，俄罗斯唯有稳定才能发展。因此，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中，政治稳定早已被提到首要位置。无论是在 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还是 2012 年以来历次地方选举结束以后，普京总是强调类似的观点：正是那些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主张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及巩固国家的政治力量才能获得支持^②。

可以说，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竞选承诺大部分未能兑现，普京政权还有意引领社会思潮，加强“后克里米亚共识”。可以说，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打开了将会长久影响本国及周边地缘政治空间发展的潘多拉盒子，甚至有可能成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转折点^③。而围绕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后克里米亚共识”，明显改变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社会氛围。正是由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存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右翼和左翼势力根本无法同其抗衡。“后克里米亚共识”是理解 2012 年以来普京新时期国内政治特点的关键点。它体现的是俄罗斯政治稳定的社会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反映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外向型扩张性国家内部政策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

“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危机源自国外”的认识则是政治

^① Олег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Матвейчев, Новая политсистема тест сдала. http://www.ng.ru/politics/2016-09-20/3_kartblansh.html

^② Встреча с вновь избранным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7 сентября 2014г. <http://www.kremlin.ru/news/46634>

^③ Сергей Серебров, 2014 - й год прощания со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Утро, 24 декабря 2014г.

稳定的“助推器”。从2015年11月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俄罗斯社会：在危机和制裁下的一年》^①可以看到，尽管有“后克里米亚共识”存在，俄罗斯民众仍感受到危机给生活带来的影响。俄罗斯确保未来中期和长期的经济稳步增长面临两个风险：一是人为加速的风险，二是对经济低速乃至零增长习以为常、准备长期接受这种情形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在社会中占了上风，将开启通向长期衰退的道路^②。大选之年对于国内问题的上述认识如果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显然对于政权党的选举，对于普京政权的稳固，乃至对于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是负面因素。

从社会调查看，关于危机的根源，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并没有从国内因素进行考虑。75%的民众认为“危机源自国外”，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同认识。这无疑对普京政权确保俄罗斯的政治稳定有利。究其原因，与主流媒体“围城战略”的宣传有关。

普京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受制于国际秩序的嬗变，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变化呈现孤立主义的倾向。这种孤立主义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这与苏联时代的体现有所不同。苏联时期是主动建立对立阵营，当前是俄罗斯的举措造成西方的围堵和制裁。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倾向和“围城战略”的定位集中体现在2014年普京的“3.18”讲话、2014年12月制定的新版军事学说、2015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讲话以及2015年12月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

2014年普京的“3.18”讲话是普京国际政治观的集中体现：第一，从历史看，俄罗斯是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第二，从现实看，俄罗斯一直以来面临由美国主导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表现为对内是武力违宪夺权，对外是单极霸权挤压战略空间。2014年12月26日，普京签署新版军事学说^③。在保留2010年版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新版军事学说增加了五项全新内容，其中明确指出，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破坏俄罗斯人捍卫祖国和精神价值观的历史爱国主义传统已成为俄面临的外部危险之一。这一观点在以往任何一版俄罗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год в условиях кризиса и санкций. http://www.isras.ru/files/File/Doklad/Ross_obschestvo_god_v_usloviyah_krizisa_i_sanktsiy.pdf

②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о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23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rg.ru/2015/09/23/statiya-site.html>.

③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rg.ru/2014/12/30/doktrina-dok.html>

斯军事学说中都不曾提出过^①。

2015年瓦尔代俱乐部的辩论主题是“战争与和平”。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讲话，提出冷战的结束为意识形态对立划上了句号，但争端和地缘政治矛盾的根基完全没有消失。所有国家现在和将来都一直存在自身利益，有时它们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国及其联盟的竞争。重要的是，要让这种竞争构筑在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准则和规律框架内，否则竞争和利益碰撞将引发尖锐的危机和激烈的冲突。不择手段地推进一家独霸模式的努力导致国际法和全球调解体系失衡，这预示存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可能失控的威胁^②。

2015年12月31日，普京签署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是对2009年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修订。这份文件从文化上强调保持恢复俄罗斯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虽然指出与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尤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确了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提出“俄罗斯奉行独立的内外政策，招致力图维持世界事务主导权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制。”新版安全战略阐述了六大长期国家利益，明确了九大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但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优先方向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国特工机关情报活动、扰乱俄罗斯国家机关工作、“颜色革命”等的威胁^③。

正如俄罗斯政治技术中心主任布宁指出的：俄罗斯精英需要这场危机。当然，必须看到，虽然俄罗斯孤立心态占据上风，但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毫不讳言地指出：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心理上，俄罗斯都不打算离开欧洲大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④。

总之，“普京主义”、“后克里米亚共识”和“危机源自国外”是俄罗斯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背景的核心要素。这三大要素已经可以确保新选举周期议会和总统选举不会出现大的意外。即便如此，普京政权为了确保选举万无一失，依然在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 о Росс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Огонёк, №50 от 22. 12. 2014.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 Валдай ", 22 октября 201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548>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N 683, "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 <http://www.rg.ru/2015/12/31/nac-bezopasnost-site-dok.html>

④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о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23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rg.ru/2015/09/23/statiya-site.html>

政治控制上采取了更为严密的举措。

三 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

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杜马选举的绝对把握，普京政权在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联邦制度和选举制度上采取了相互关联、完整一体的举措。这里我们从对国家杜马选举有直接影响和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入手，详细解读普京的政治控制实质。

此次《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制定的背景之一是俄罗斯议会制度自身的改革需要。俄罗斯议会制度改革是从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标志结束。1993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采用混合选举制。到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一直采用混合选举制。2005年5月19日，普京签署《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取消“混合选举制”，改为“比例代表制”。2007年开始，比例代表制实行了两届。此次改革是为了培育全国性大党——“统一俄罗斯”党。2011年12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全面实行政治体系改革的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直选地区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以及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改变国家杜马组成原则等。2012年普京国情咨文提出恢复混合选举制。选举原则与方式的根本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制定完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律。

此次《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制定的背景之二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导致主要议会党派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默契一致的现象。“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与“公正俄罗斯”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党纲领上的差别本来就已模糊，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各主要议会政党原本的区别更是几乎消失。“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与其他议会反对派政党在意识形态甚至是选举问题上，都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在地方选举的问题上尤为明显。例如，2014年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等很多地方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均宣布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提名的候选人。滨海边疆区和奥伦堡州的州长均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他们随后向联邦委员会举荐了来自“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议员进入议会上院。在奥廖尔州，“统一俄罗斯”党放弃了与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波托姆斯基的竞争。到了2014年9月14日的地方选举日，各党均对总统提名的州长候选人表示支持。在奥伦堡州，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卡塔

索诺夫虽然得到当地俄共及“公正俄罗斯”党分部的支持，但还是被本党将名字撤下；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公民力量”党让自己的候选人萨尔巴耶夫弃选；在奥廖尔州，“俄罗斯爱国者联盟”劝退了本党代表莫夏金，祖国党也撤回了伊萨科夫的选举提名^①。

按照修改后的政党法，政党不能组成联盟参选。上述类似政治同盟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各政党之间的高度默契。议会各政党之间为了政治利益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并不鲜见，但在地方选举中的意见如此一致充分说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深远影响。从地方选举开始出现的这种各政党之间的默契联合，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据俄罗斯媒体选前披露，“统一俄罗斯”党等四党之间在单一选区的席位分配上达成了秘密共识，以至于在俄罗斯政坛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党派大团结的局面。

即使出现这样的局面，普京依然在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采取了严密的控制举措。2013年3月1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新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草案^②。国家杜马经过广泛讨论，直到2014年2月14日才三审通过该法。2014年2月22日，普京正式颁布总统令公布该法^③。从该法公布之日到2016年选举前，该法又经过了八处修改^④。具体分析2014年通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法律条文就可以清晰看到在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普京有的放矢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控制举措^⑤。

该法第4条第8款规定犯有严重罪行的公民十年内无权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这等于剥夺了类似霍多尔科夫斯基和纳瓦尔尼这样的现政权反对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该法第6条第4款规定政党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第39条第5款具体细化为在全联邦区名单中可以提出的非本党候选人不超过全联邦区名单的50%。第40条的第8款规定在单一选区可以提出非本党成员的候选人，而且并没有规

① Ирина Нагорных, Алексей Октябрьев, Единая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ая – Как и почему партии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тся вокруг власти//Коммерсантъ, 23 сентября 2014г.

② Президент внёс в Госдуму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смеша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выб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601>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 февраля 2014 г. N 20 – ФЗ "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https://rg.ru/2014/02/26/gosduma-dok.html>

④ 2014年11月24日、2015年7月13日、2015年7月14日、2015年10月5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9日（修改两处）、2016年4月5日进行了八处修改。

⑤ 本文对《国家杜马选举代表选举法》法律条文的分析，均参见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定非党成员的比例。这项规定首先是为了“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参加单一选区选举打开大门，其次也为类似“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吸引社会独立人士加入该党竞选行列留下广阔的运作空间。

该法在规定可以有非党成员进入选举名单的同时，在关于全联邦区和单一选区候选人名单组成规则的上述条款中又都明确规定，不允许提名其他党派的成员为本党候选人。也就是说，虽然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但是非本党成员只能是其他政党以外的公民。这其实等于规定不能在选举过程中建立政党联盟，这有利于类似“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整合力量。其他类似左翼派别的政治力量，由于建党原则和条件的宽松，出现了大量左翼小党反而实际上削弱了类似俄罗斯共产党这样全国性大党的力量，又因为不能成立竞选联盟而造成力量分散。

该法第44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进入最近一次国家杜马的政党以及进入联邦主体立法机构的政党可以参加在全联邦区的选举。未能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如果要参加全联邦区选举，需要征集不少于20万选民的支持签名，而且在每一个联邦主体的支持签名不能超过7千个。根据上述规定，2014年10月28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曾经统计当年地方选举后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及国家杜马的政党，公布了可以不用征集签名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14个政党，分别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亚博卢、右翼事业党、俄罗斯爱国者党、公民平台党、共产党人党、俄罗斯退休者党、祖国党、共和党—人民自由党、绿党、公民力量党^①。到了2016年选举前夕，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公布的参选名单依然是上述14个政党。可见，每个联邦区不超过7千、总数不少于20万的签名对于小党来说非常困难。对于有一些全国性影响但整体力量薄弱的政党来说，选举法现有的参选规定也是非常严苛，它们基本没有参选的机会。这也再次说明，普京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表面上增强了政治的竞争性，但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政治的控制性。

该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可以提出自己在单一选区的候选人。除去符合条件的政党可以提名外，单一选区也接受自我提

^① Сведения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допущенных к участию в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ез сбора подписей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28 октября 2014 года) . <http://www.kp.ru/daily/26502/3371344/>

名的候选人。该法第 44 条第 5 款规定了单一选区自我提名的原则。自我提名的参选人应征集不少于参选的单一选区选民总数的 3% 的支持签名，若是少于 10 万人的选区，则需要征集不少于 3 千人支持签名。上述规定也是对“统一俄罗斯”党有利。该党作为政权党，行政资源得天独厚，并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在单一选区拥有强大的政权支持力度，自我提名的候选人要想在单一选区获胜，只有获得“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才有可能。事实上，最终唯一当选的自我提名候选人列兹尼克是从“统一俄罗斯”党退党参选的社会人士，与该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俄罗斯在政党制度建设上也出现新特点。一是体制内实际不存在反对派。正如圣彼得堡政策基金会所指出的，亲政权的政党联盟正在实际形成当中，议会党派选择不与政权对抗，事实上表明自己是亲政权的政党联盟中的一员^①。二是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在 2014 年地方选举分析报告中指出，右翼自由派政党的活动积极性显著下降，即便它们结成同盟，在杜马选举中取胜的机会仍不容乐观，甚至会被选举拒之门外^②。2016 年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佐证了上述观点。

总之，“控制局势”的议题是普京在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③。而普京也通过在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改革，完全实现了对政治体系的内部控制。

四 政治稳定与发展问题

前文已述，无论是从政治体系内部，还是从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上看，俄罗斯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我们还需要研究俄罗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稳定？什么样的发展？稳定与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

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发展。真正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互

① Рейтинг Фонда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 июль 2014 года. <http://www.fpp.spb.ru/fpp-rating-2014-07>

② Фонд ИСЭП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доклад "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й цикл – 2014: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партийной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 . <http://politanalitika.ru/upload/iblock/652/652212b2e68f8737d90410e0cee7ca8b.pdf>

③ Путин в логике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а.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4/07/26_a_6146541.shtml

为促进的。政治稳定并非简单的保持现状，而是指不断的连续改善^①。这种改善实质上是政治制度朝向更加稳定、不受一时一事影响的政治运动，它代表了政治体系的良性状态。如果只是维持现状，或者靠控制而不是不断良性的体系运动，可能只会出现稳定有余，发展不足的问题。

政治机制缺乏竞争性导致政治退化现象。俄罗斯政治生态出现各主要政治派别高度默契一致的局面，这种局面反映的背后现象是政治竞争的弱化。还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前，即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曾经提出包括政党机制在内的政治制度改革，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处于停滞的状态。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反对党在议会竞争中没有一点获胜的机会，那么它就会退化，并逐渐被边缘化。而如果执政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失败的可能，那么也会铜锈化，最终也会退化。摆脱困境的途径就是要提高俄罗斯政治竞争力，政治体制能够得到重大调整，变得更加公开和灵活，最终变得更加公正。只有政治竞争力和有分量的反对党才能保证国家真正的民主^②。

政治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管理模式与强力领导人紧密结合，政治人格化现象严重。到下一个十年，普京时代出于自然规律也将走向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公认领袖的离去可能会引发一连串冲突并演变为政治失序^③。叶利钦时代政治转型的问题在于俄罗斯各主要派别缺乏政治妥协观念，出现政治分歧时往往以政治对抗的途径解决问题。现在俄罗斯政治生态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治竞争严重弱化，以民主的手段实现了集中，反而对俄罗斯民主化的推进产生了阻碍。

二是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很难树立。政党机制趋同性的弊端也暴露出来——社会不再信任政党体制的权威。根据2014年地方选举以后的调查数据，70%的受访者知道政党及其领导人、纲领及活动，但仅有4%的人信任这些政党。俄罗斯舆论基金会的民调也表明，近两年来，不懂政党存在有何必要的公民比例从28%增至39%。如果民众不认同这些政党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选举机制带来的合

^① Бег с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 – Каким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анет наступивш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год. <http://www.itogi.ru/russia/2014/3/197201.html>

^② Наша демократия несовершенна,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Но мы идём вперёд. 23 ноября 2010г. <http://www.kremlin.ru/news/9599>

^③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Как изменится Россия в 2020 году, 26 декабря 2014г. <http://rbcdaily.ru/economy/562949993485667>

法性会降低，政治退化最终会对政权党以及体制内反对派产生负面影响^①。本来在叶利钦时代出现的政治现象是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缺少政治妥协精神，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对抗，社会对议会、政党、法院等执行权力机构的信任度逐年下降^②。现在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看，如果没有建立在良性竞争机制条件下的政治对抗，社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政治妥协精神是俄罗斯政治转型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它不仅仅是避免政治对抗，也包含良性的政治竞争。而且，政治妥协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根本解决，与俄罗斯的地域、地缘政治、种族、文化、地区差异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有关^③。

政治性抗议运动有逐渐向社会性抗议运动转变的趋势。高度政治共识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没有政治派别公开质疑政府行为，即使体制外反对派的抗议运动也远没有 2011 年的声势。库德林领导的公民倡议委员会以“俄罗斯人政治情绪监测”为主题进行了调查。报告认为，人们对体制内政党的不信任、对经济形势恶化不满、对外交成就的怀疑也与日俱增。即便如此，虽然也出现了抗议示威，但是当前俄罗斯抗议运动的特点是人们不赞成政治抗议，支持社会性抗议。这既受俄罗斯高度一致的政治局面有关，也与随着外部局势的恶化，民众担心重蹈乌克兰覆辙有关^④。从各政党 2011 年以来的政党建设方向也可以佐证这一变化。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统一俄罗斯”党在两个方向加强了党的建设。其一就是加大关注社会问题力度。2013 年 10 月该党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梅德韦杰夫谈到了党所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要求“统一俄罗斯”党讨论社会重大民生问题^⑤。其二，“统一俄罗斯”党开始了一场清理党员队伍的运动。中央机构向所有联邦和地区级领导人下达认真处理所有投诉的指示^⑥。体制内的反对派社会性抗议活动的目标也很明确，在教育、卫生、反腐和发展中小企业这

① Ирина Нагорных, Алексей Октябрьев, Единая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ая – Как и почему партии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тся вокруг власти//Коммерсантъ, 23 сентября 2014г.

② Gabriel A. Almond, Russell J. Dalton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Longman, 1999, p. 326.

③ Глухова А. В.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так трудно достигается согласия? /Никовская Л. 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переход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зис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0, с. 162.

④ Мониторинг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россиян. http://polit.ru/media/files/2014/12/25/Мониторинг_политических_настроений_россиян.ppt

⑤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на XIV Съезде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5 октября 2013г. <http://er.ru/news/108479/>

⑥ Светлана Субботина,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чищает себя от недостойных//Известия, 21 июня 2013г.

样一些极其重要的领域纷纷提出自己的纲领^①。

“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壮大除了着眼于单一选区选举以外，也是普京推动政治发展的尝试。人民阵线是围绕普京建立的，遵循普京提出的国家发展思路和价值观。有评论指出，2013年开始普京决定改组和加强人民阵线是因为他对实施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速度，对纲领性竞选文章和五月总统令的实施机制备感失望。现在普京赋予人民阵线的权利是公民可以直接提出任务，并随后可以提出完成该任务需要变成法律和国家决议的建议，推动解决那些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问题^②。

从社会管理上看，从公域到私域的转变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可能是政治稳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2016年7月，普京签署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律修订案^③，在此前已经对社会领域严格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国家的权力。例如，除了按照原先法律的规定可以在家里做礼拜外，新法律禁止在家里搞任何传教活动^④。这已经激起了很多宗教团体的反对^⑤。2016年9月，“列瓦达中心”也被列入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俄罗斯现在在社会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从政治公共空间深入到私人领域，这种转变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二，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2014年12月，普京总统举行第十次大型记者招待会，态度乐观，坚称国家在其领导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支持率充满信心。普京认为，GDP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工业生产正在增长，农业产量创新高。社会领域的数据也不错：失业率低于5%，人口正增长，生育津贴甚至有所提高^⑥。

2015年12月，在记者招待会上，普京对经济形势依然乐观，认为俄罗斯经

① Три перемены 2015 года: что будет с обществом и властью. <http://rbcdaily.ru/politics/562949993472179>

② Петр Скоробогатый, Все на фронт, Эксперт, 17 июня 2013г.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6.07.2016 г. № 374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терроризму"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ерроризму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108/page/1>

④ Андреев К. М. Как жить протестантам после принятия " закона Яровой"? <http://szohve.org/novosti/tserkov-i-obshchestvo/1379-kak-zhit-protestantam-posle-prinyatiya-zakona-yarovo>

⑤ " Этот закон направлен против Всевышнего Бога" . Обращение верующих Московской церкви Евангельских христиан – баптистов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РФ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анти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го закона. <http://www.portal-credo.ru/site/?act=news&id=121188>

⑥ Велимир Разуваев, Оптимист,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ист и просто популяр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http://www.ng.ru/politics/2014-12-19/1_putin.html

济从总体来说已度过了经济危机的最高峰。自 2015 年第二季度以来，企业经营积极性出现回稳迹象。2015 年 5 月起，工业产品总量已不再下滑，9~10 月还出现了小幅增长，分别为 0.2% 和 0.1%。对外贸易保持了顺差，总额达 1 263 亿美元。外汇储备为 3 644 亿美元，仍相当可观。与 2014 年相比，外债减少了 13%。资本外流规模明显下降，第三季度还出现了资本的净流入^①。

普京担心的是俄罗斯对原料价格低迷和外部限制没有做好长期准备。如果什么都不改变，俄罗斯将坐吃山空，经济增速也将在零附近徘徊。普京开出的药方是确立发展的关键方向，对优势产业进行改革。普京认为，俄罗斯的优势产业迄今为止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开采部门，唯有改变经济结构，方能完成安全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大规模任务，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数百万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②。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2014 年 12 月，梅德韦杰夫在总结政府工作时表示，自 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和俄罗斯经济实际上都未完全走出危机^③。2016 年 1 月，在盖达尔经济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发表主题演讲时再次表示，俄罗斯经济形势复杂而又严峻，正在遭遇近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④。地区优先项目研究所所长米罗诺夫则认为，普京只是个优秀的战术家，“他能够在复杂局势下作出正确的决策。但俄罗斯需要的不仅是当局成功的战术，还有战略。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这二十年来，没有为摆脱原料依赖做成任何事。国家腐败盛行，‘内部’团体、寡头、官僚大行其道。某些看上去无可厚非的外交战术行动导致与欧洲国家建立的有利俄经济的关系破裂，毁掉了为投资和投资环境建立起的一切。同时未能阻止资本流出。”^⑤ 俄罗斯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伊诺泽姆采夫也认为：按目前的经济走势，俄罗斯 2018 年的国内总产值倒是很可能退回到 2003 年时的水平。1999 年时，石油、石油产品及天然气在出口中所占比例为 39.7%，而 2014 年则已高达 69.5%。俄罗斯没有实施任何工业改革，普

①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17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971>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64>

③ Медведев: кризис 2008 года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закончился, 10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tass.ru/ekonomika/1636638>

④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форума. <http://government.ru/news/21405/>

⑤ Велимир Разуваев, Оптимист,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ист и просто популяр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http://www.ng.ru/politics/2014-12-19/1_putin.html

京时代的俄罗斯是工业生产增长落后于 GDP 增速的唯一新兴市场国家^①。

那么,如何看待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其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以百分比而是以数倍计。这一问题远非近几年甚至是近十年才出现的。先是以国家为绝对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后是原料经济模式,它们都没能减少这一差距。如果沿着老路走下去,任何所谓的“追赶式发展”都不会发生,非但如此,倒是存在加剧落后的风险^②。俄罗斯学者甚至担心,就像上世纪俄罗斯在冷战中落败一样,它在本世纪初会不会也输掉现代化的战役,而这对于俄罗斯来说也将产生严重问题^③。

结 语

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概念叫“中期”,即4年总统任期的时间中点。俄罗斯政治的“中期”则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原先的4年总统任期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中期。一切都十分紧凑:总统大选,一年间歇期,规划新的竞选热点,新一届杜马选举,新一届总统选举。现在,杜马选举和总统任期分别延长为5年和6年后,俄罗斯政治的“中期”概念也出现了。在“统一俄罗斯”党赢得史无前例的超高席位后,社会和民众会把“中期”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权党的身上,普京要直面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经济增长疲乏,精英团结出现裂痕且需要更新换代,民众有可能出现厌倦和不满情绪,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遭遇地缘政治困境。这样一个“中期”无法回避^④。通俗地说,普京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政治稳定与加强政治竞争性并行不悖。

普京在处理俄罗斯政治问题时反复强调政治稳定问题。普京强调的稳定,实质是在加强俄主权原则的同时,实现社会稳定,以便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普京认为,有了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能团结整个社会抵御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危机现象,从而使所有公民和社会集团享受物质福利、拥有自由和公道。普京明确提

^①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Державное бессилие: каковы итоги 16 – летн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http://www.gbc.ru/opinions/economics/12/01/2016/5694b0229a79473841558e1f>

^②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Но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23 сентября 2015. <http://www.rg.ru/2015/09/23/statiya-site.html>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Рубцов, Забыт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трудный реванш//Ведомости, 21 марта 2014г

^④ Константин Гаазе, Новая пятилетка Путина: правила игры. <http://www.ia-centr.ru/expert/16008/>

出：俄罗斯民主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机制，以确保俄罗斯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他以俄罗斯过往的历史动荡和变革失败告诫质疑者，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是渐进、稳定、连贯的。

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原则、对民主制度的认同虽然促使俄罗斯人民改变了生活理念，但是也让国家经历了严峻考验。这就是俄罗斯如此珍视近年来所得到的稳定的原因。尊重传统，追求稳定是对的，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性，但是过分强调传统和稳定就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稳定停滞将导致产生一个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发展。稳定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致力于变革的政治制度才是坚固和稳定的制度。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应体现在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绩效。也只有这样的路径选择，才能实现政治竞争性基础上的政治稳定。

第二，政治稳定需要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处于一种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尽管可以通过“民主转型”理论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但俄罗斯的变革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最重要的是其本土特征和那种无所不包的地缘政治变化。苏联原本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和两极体制的一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实施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时候，其地缘政治也在快速衰退。作为这一变革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俄罗斯试图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新关系，但直至今日俄罗斯在融入、并立与孤立之间并未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平衡。在西方看来，主要挑战是如何将俄罗斯纳入新的国际秩序。俄罗斯传统的大国心态，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就困难得多。主要区别在于俄罗斯的新角色伴随着其内部政治秩序的根本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都跟对俄罗斯国内状况的评估机制交织在一起^①。

从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角度来看，俄罗斯政治形势不仅与传统上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紧密联系，还与政治发展的外部因素互为影响，互相作用。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认为，西方相对衰弱导致俄罗斯现代化

^①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2008).

的推动力减弱，俄罗斯历史上这种推动力一向来自西方。普京时代形成的强力阶层抵制西方十分活跃，而俄罗斯的发展动力则日益削弱^①。俄罗斯既坚持实力政策，又承认互相依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俄罗斯没有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在经济上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三，政治稳定的长期基础在于经济发展。

对于俄罗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有三点基本看法。第一，政治上现在的控制与集权与俄罗斯当前的垄断型经济结构是匹配的。第二，虽然相互匹配，但如果不能改变以能源出口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不能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即使经济有增长，俄罗斯发展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如果不发展，政治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民族主义是潜藏在俄罗斯的一股最大能量，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后克里米亚共识”只能暂时掩盖公民对经济问题的不满^②。第三，普京的治国理念与举措具有依靠现有权力体系，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却很难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他能改变的只是经济领域的政策。

综上所述，俄罗斯目前的体制模式总起来看维持稳定有余，促进发展不足。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宪法绝对多数席位既为普京全面规划2018年总统大选前的内外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普京在高民意聚集的前提下必须实现快速发展的巨大政治压力。稳定是基础，但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稳定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普京依然面临国内问题的三大挑战。一是如何把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既能增强政治活力又能确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避免经济衰退，三是如何应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实现大国崛起的欧亚战略。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向何处去仍然是新选举周期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днобокая держава//Ведомости, 4 декабря 2013.

^② Путин в логике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а.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4/07/26_a_6146541.shtml